

▼《大軍師司馬懿之虎嘯龍吟》借司馬懿後半生探究人心 網絡圖片



依依東望見人心

GROWLING TIGER, ROARING DRAGON

導演張永新接受《大公報》記者專訪時稱，倘若論及常被人提起三國「一線人物」，司馬懿並不在列，但這樣一個後三國時代，處於中樞地位、奠定一統基礎的歷史人物，怎會沒有挖掘的價值？此為他與戲劇監製、司馬懿扮演者吳秀波當初決定拍攝《大軍師司馬懿》系列之初衷。該系列分為《軍師聯盟》及《虎嘯龍吟》兩部分，繼去年《軍師聯盟》熱播屢獲好評後，《虎嘯龍吟》於上月在優酷網收官，從司馬懿回歸廟堂，對陣一生勁敵諸葛亮講起，回望三國權謀道義，解讀一千八百年前的世道人心……

大公報記者 劉毅

《軍師聯盟》聚焦司馬懿前半生，焦點主要在朝堂。從司馬懿被曹操征辟說起，落力表現一介書生如何在曹操、曹丕之間周旋，逐步進入三國曹魏政權的核心；《虎嘯龍吟》從劇名即可看出，敘事走向會在「臥龍」諸葛亮與「冢虎」司馬懿智鬥方面發展。從前期朝堂的隱忍，到後期對陣諸葛亮，觀眾內心都有一個疑問，司馬懿究竟是忠是奸？「《虎》劇將司馬懿從故紙堆中「拉出」，他既有朝堂堅韌一面，亦有對家人的呵護；既有面對強敵時的隱忍，也有身居高位時慾望的膨脹；可行君子事，又如如小人一般，首鼠兩端、陽奉陰違，甚至丟掉尊嚴。」張永新說。

在他看來，司馬懿可謂功過兩奇偉，《虎》劇以「平視」的人性視角推導出一種相對真實：「我們想讓觀眾看到司馬懿的人性，忠臣奸佞皆不足以蓋棺論定，因為人性本就善惡交織，不斷在「大我」與「小我」之間做抉擇。我們希望，司馬懿不只是一個歷史形象，更能成爲一面折射人心的鏡子。」故相比同類題材大場面、大英雄的塑造，《虎》劇中的司馬懿，是一個掙扎於三國亂世中的「小人物」——懼怕夫人，愛打五禽戲（古代健身法，五種招式形如虎，鹿，熊，猿，鳥。），善於退讓，懂得審時度勢。



▲張永新（左）在片場執導拍攝，右為曹叡扮演者劉毅 被訪者供圖

導演張永新 被訪者供圖

承襲上部曹魏敘事角度，《虎》劇繼續細味亂世人心。司馬懿成爲曹丕認命的輔政大臣，助曹魏政權抗擊諸葛亮，卻被魏明帝曹叡（劉歡飾）忌憚，不斷打壓，待明帝崩，繼任者曹芳只是一介孩童，他又與大將軍曹爽（杜奕衡飾）同爲顧命大臣，卻又被曹爽一步步逼迫，甚至幾次死裏逃生，直至參養三千死士，上演高平陵之變，屠盡曹爽三族，張永新指出：「一路走來，司馬懿從當初的布衣書生，到助魏國一統的文臣、將帥，再到走向權力巔峰、主掌一國軍政的權臣，內心蛻變宛如五禽戲招式，時爲猴子，時是老虎，有時更可能是一隻熊，每一個都對應一種人性。」

事件為表現人物而設

近幾年，但凡創作歷史劇，總有人深究劇集內容是否與史實相照合？張永新稱，拍攝《虎》劇時，劇組主要依據《三國志》、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晉書》及近幾年的學術研究成果，「我們會拍攝魏晉風流，客觀詮釋魏國的士族門閥關係。但歷史本就不可考，好比《三國演義》中空城計、上方谷之戰，歷史上並無此事，但置於演義，就令羅貫中的三國充滿戲劇張力，《虎》劇亦如是，歷史真實與藝術加工應各佔幾多？我們不去計算，而是讓歷史真實與演義故事，共同詮釋角色特點。」

因此，《三國演義》中的上方谷之戰，是司馬懿中諸葛亮計，誤入上方谷遭圍困，而《虎》劇則改成司馬懿二子司馬昭（檀健次飾）偷襲上方谷反遭諸葛亮火攻，司馬懿捨身救子，「正如我之所欲言，戲劇事件爲人物而設。劇中司馬懿爲救兒子可以向曹芳（章賀飾）盔甲行跪拜，可以爲夫人放棄所有兵權。在他生命的天平上，家庭與權勢擇其一時，前者始終是他最看重的，這點足以引起現代人共鳴，那個從歷史中走出的古人，也如今人一般，只是履行身爲一個丈夫、父親的職責。」

如張永新所言，好的歷史劇應與當今時代接軌。劇中對白，放於今日依然不過時，譬如「打仗要學會善敗，敗而不恥，敗而不傷，才真的能笑到最后」、「便宜若是佔盡，就是萬劫不復」、「春種才能秋收」、「敬畏對手，不是畏縮」等，雖是三



▲曹叡（左）深識帝王心術，性格因母親被賜死而扭曲 網絡圖片



▲司馬懿（坐者）善辨人心，兼具審時度勢和隱忍 網絡圖片



▲全劇高潮之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 網絡圖片

國背景，卻展現出對處世哲學的一種思辨；雖是司馬懿的人心之變，卻也在爲今人迷思尋求其他可能。

《虎》劇用新方式「演活」三國史，不僅以司馬懿思辨人心，更不失幽默詼諧，觀畢讓人會心一

笑，諸如曹叡託孤燕王曹宇，然後後者只會不斷磕響頭，高呼「萬死何辭」；曹爽和司馬師（肖順堯飾）兩軍對壘，雙方士兵舉劍胳膊酸痛，曹爽提議衆人換另一隻手握劍；司馬懿初次任統帥，不知有傳令兵，鬧出一則關於借扇子的笑話云云。張永新回應稱：「這是我們的敘事策略，也可以借這些會心一笑的橋段拉近與觀眾距離。」

以三國世道思辨今人

除卻詼諧的敘事策略，情節設定方面形成勾連，「互文」及「隱喻」不勝枚舉，足見劇組在細節方面的雕琢。張永新詳細闡釋：「馬謖於諸葛亮而言，亦徒亦如子，卻大意失街亭。而上方谷之戰，司馬昭也犯下不可饒恕的錯誤。如此一來，「諸葛亮揮淚斬馬謖」與「司馬懿怒打司馬昭二百鞭」這兩個戲劇事件就形成互文，皆爲父子，同受考驗，這也是我們將上方谷之戰改成司馬昭犯錯的原因。」他又舉例劇中使用的「隱喻」：「司馬懿和諸葛亮上演空城計，司馬懿聽到弦斷，調轉馬頭而去，此處鏡頭突然切向一隻螳螂，以「螳螂捕蟬黃雀在後」爲隱喻，司馬懿爲螳螂，諸葛亮爲蟬，而皇帝曹睿卻是那隨時準備「鳥盡弓藏」的黃雀。」

《虎》劇預告片中，有「三家歸晉」的鏡頭，正劇播出時在司馬懿放生「心猿意馬」收尾，反添餘韻。「司馬懿和烏龜「心猿意馬」是一種鏡像關係，司馬懿從別人的手中刀到之後成爲執刀人，在「依依東望」的一生中，他一直在叩問自我——依依東望所望爲何？從對一家之守護，到希望完成天下一統，再到晚年因恐懼而殺人，終於在放生烏龜時那句「去吧，我的心猿意馬」中走完一生。」

張永新用一個打了一輩子五禽戲人的一身，思辨時間對人心的改變和塑造。洛水河畔，生命已行至盡頭的司馬懿用一套五禽戲，倒敘回顧過往的重要時刻，畫面最終定格在最初步入仕途的少年書生，再用一首《十五從軍征》爲「依依東望」作最後注釋：「『依依東望』既是司馬懿磊落初心，亦象征浮世人心，更可解讀爲停止戰爭，渴望天下一統的民心所向。」專訪結束時，張永新如是說。

（下期「全民煲劇」將於二月二十五日見報）

冢虎卧龍亦對手亦知音

大公報記者 劉毅

一直以來，諸葛亮在觀眾腦海中形象，是魯迅那句「諸葛亮智而近妖」。《虎嘯龍吟》使他走下神壇，回歸普通人，比如「空城計」時的汗流浹背，與士兵言「外人都傳我精通奇門遁甲，其實我只是察地形、知天文、曉人心」，以及等待司馬懿入上方谷時，不止一次緊張得撫弄羽扇，「王洛勇老師詮釋得很傳神，既演出對於蜀國前途命運的擔憂，又有面對劉禪時作爲父親的一面。」張永新表示。

從《軍師聯盟》開始，司馬懿就在家中繪諸葛亮畫像，二人雖爲勁敵，卻惺惺相惜，互爲知音。「根據正史記載，二人互相欣賞，且有書信往來，司馬懿更稱讚諸葛亮是天下奇才。」故而，「冢虎」司馬懿與「臥龍」諸葛亮，在《虎嘯龍吟》中成爲「粉絲」和「偶像」的關係。司馬懿和諸葛亮第一次對決，司馬懿看到諸葛亮手搖羽扇，遂向僕人侯吉（來

喜節）要扇子，亦代表司馬懿對諸葛亮風骨是「雖不能至，心嚮往之。」不僅如此，司馬懿更在渭水河畔吟誦出諸葛亮整篇《出師表》，二人亦對手、亦知音的形象，躍然屏幕之上。

劇中，司馬懿一直在思索「依依東望」的答案，「依依東望」正出自諸葛亮寫給孟達的書信，「這四個字構成了之後司馬懿和諸葛亮在「空城計」中的交集。」對於這個《三國演義》的戲說故事，張永新用一種思想對話的方式進行呈現，令二人神交，其實也是司馬懿對整場「空城計」的主觀想像，過程中，司馬懿有想過進空城，殺諸葛，一戰成名，但出於對「自古勇略震主者身危，功蓋天下者不賞」的顧慮而放棄。

「我們在司馬懿擔心被曹叡過河拆橋，爲家人帶來禍端的基礎上，又進行深化，其實司馬懿更是借這場隔空對話，叩問

自己，畢其一生，如果望的不是抱負、榮耀，又會是什麼？」張永新說。「五丈原之戰」前，司馬懿在夢中再次「對話」諸葛亮，前者道：「爲何要爲了一個承諾，恢復一個已經灰飛煙滅的朝代。」後者答：「我不僅要恢復漢朝名號，而是恢復人們心中的政通人和，太平盛世。」其實，諸葛亮和司馬懿都對一統有共同期待。

諸葛亮其實是司馬懿的「超我」，既是他崇敬之人，亦是他希望成爲之人，但司馬懿在魏國處境始終不同於諸葛亮，雖一生輔佐曹操（于和偉飾）、曹丕（李晨飾）、曹叡、曹芳四位君王，卻屢陷險境，曹操想殺他，曹丕將他貶黜，曹叡猜忌他，幼帝曹芳也盼他早死。如此局面，令司馬懿之後發動「高平陵之變」成爲了某種必然。

司馬懿雖敬重諸葛亮，卻也緊抓對方弱點不放，先是斷其糧草，後又在蜀國散



▲「空城計」一段，司馬懿（左）與諸葛亮神交，審視內心 網絡圖片

播諸葛亮謠言，最後又堅守不出，耗死諸葛亮，卻在諸葛亮逝去後來到蜀國營帳，以水送諸葛，言道：「爲敵六載，視你爲知音，水是你一生寫照。」劇外，諸葛亮也是張永新心中的豐碑：「明知不可爲而

爲之，諸葛亮爲後世文人樹立偉大人格，代表千百年中國文人精神巔峰，永遠矗立在歷史雲端。拍攝時，我們讓諸葛亮坐着死，也是對其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」的禮讚。」